

## 〈共悟人間〉讀後感

作者：金名

著名學者劉再復和他的女兒劉劍梅的合著的〈共悟人間〉，不僅向讀者們展示了他們父女之間心心相印的情感，以及父女倆高尚的情懷。同時也以他們自己的心靈體驗來贊頌中國優秀的知識份子給人民所留下的光輝思想，闡釋自己做人的方式是“做真實的自己，即保持個人尊嚴和個人偏愛而不放棄責任的自己，既不崇尚國粹，又不全盤西化；既不排斥他人，又不盲從他人；既不停留地浪跡四方，又固執地堅守「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

作者的精辟論述使我感悟到，每個人都應有自己所熱愛的世界，這當然不是指世俗的物質世界，而是指一個人活在世上的精神體驗，這是一種夢境，一種希望，一種對真、善、美的追求。她使你爲之求索、爲之奮鬥，甚至會爲之不惜付出寶貴的生命。

脫離實際的夢，被人稱爲「白日夢」，給人異想天開的感覺，但是完全沒有夢的人更使人感到可怕，因爲我們只要有夢，才會去追，讓你有源源不斷的動力，去做正確而有實際意義的事。我的夢，其中之一就是返回到我的故鄉——香港，但實現這個夢卻歷經了半個多世紀。

在香港我曾有個溫暖的家，我的父親是個很有才華的人，在美商石油公司擔任要職，日本人侵佔香港時，父親帶着我被迫離開了故鄉，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歷經過每一次政治運動，不停地被改造思想，所幸還未被「無產階級專政」，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在劫難逃，被「專案組」定爲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關進了牛棚。後來釋放時給了一個很簡單結論：“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八個字。就這樣，他的青春、才華、理想以及所有的夢統統被埋葬了。我雖然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但因爲我有一個「有歷史問題」的父親，所以我身上會留有「階級烙印」，我惶恐地目睹和歷經中國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惶恐地度過日日夜夜，所以即使那時有夢，也只能算是「白日夢」。

父親爲人寬厚，待我十分慈愛，是我的音樂啓蒙人和乒乓球教練。我唸初中時很調皮，學習成績不算好，可他從來不訓斥我，總是耐心地同我講道理。在我讀高中時父親見我懂事了，把我在香港的出世紙交給我，囑我好好保存，說是留作紀念，或許將來有用。看着這張出世紙，對故鄉的眷戀之情萌發於我心。於是這個返鄉「白日夢」，開始纏繞着我，在我心中默默地編織著。

父親被關押期間，我從未獲准去探望他，在我女兒出世那年，據說他仍然是「頑固不化」，不肯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當局者召了見我，要我去勸說他徹底坦白。在一間昏暗的接待室，我看見被帶進來的人，我不敢相信他就是一年未見的父親，他滿頭白髮，蒼白浮腫的臉，把眼睛擠成一條線，看不到眼珠，他蹣跚地走到我面前，見到了我，他竟像個孩子，淚水從眼縫裡湧了出來，泣不成聲，久久才問道：「家裡……好嗎？」，我祇能默默地點點頭，並告訴他添了個孫女，我把女兒相片遞給他，他用顫抖的手抹去淚水，拼命睜開眼，看着從未謀面可愛孫女的笑臉，淚水又嘩嘩地流了下來，灑在我女兒的像片上，他不停地抽泣，父親的淚水向我訴說心中的冤屈和悲傷。我握著他冰冷的手，強忍着淚水往

肚裡嚙。這時看守的人惡狠狠地說：「只要快點坦白交待，就放你回家」。可憐的父親祇是痛苦地對我無奈地搖頭嘆息，因為他和眾多受難者一樣，是無辜的、是冤枉的。在那時，人世間的誠實、正直、仁厚、慈悲，人的尊嚴、公正，都已蕩然無存。正如巴金所說：「一夜之間人變成了野獸」。回顧這篇歷史，令人膽戰心驚、心有余悸。

父親由於經受過「文革」的摧殘，心臟不好，當天空的烏雲開始消散時，他卻臥床不起了，經常要被送醫院搶救。每次在醫院裡陪伴他時，他總是叮囑我：如有機會去香港，要去先人的墓地拜祭。我明白，其實父親的返鄉夢比我更為熾烈。他愛我也愛故鄉，他知道自己留在這世上的時日不多了，唯有寄望於我才能圓他無法實現的夢。

眺覽着彩雲飛舞下的獅子山，俯視着金色陽光下蔚藍的維多利亞港，一個曾經做著「白日夢」的遊子，帶著父親的遺願終於返回了故鄉，當我向先人的墓前獻上一束鮮花時，心潮難以平靜，更激起我對慈父的無限思念，禁不住熱淚灑在這故土上，我仰望著蒼天，在心中默默向父親的冤魂呼喚：「我親愛的父親，我回到了故鄉，您安心吧！」，我當年的「白日夢」終成現實，我想這是我對父親最好的紀念。

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我們所失去美好的東西卻難以復還，所幸還是有不少有識之士正在探索，在追求。〈共悟人間〉的作者就是我們的榜樣，他們對於人性、生命、靈魂、愛和寬容，總之如何去看待人間，有他們獨立的和超人的視力。他們號召人們學習我們的先賢，富於思想，有想象力，遠離塵世間的各種誘惑，去追求在精神創造之中生活。去追求美麗的夢，我深信只要這樣，我們所熱愛的世界，會象絢爛的彩虹那樣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完) (1040字)

於2006年6月父親節